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

青白瓷



鉴定与鉴赏

彭涛 石凡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

青白瓷

鉴定与鉴赏

石凡 著
彭涛

江西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白瓷鉴定与鉴赏 / 彭 涛 石 凡 著

—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1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

ISBN 7-80690-320-8

I . 青 … II . ①彭 … ②石 … III . ①青瓷 (考古) — 鉴赏

②白瓷 (考古) — 鉴赏 IV . 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302 号

青白瓷鉴定与鉴赏

彭 涛 石 凡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子安路 66 号)

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5.5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90-320-8/J · 1133 定价：29.00 元

序

我国陶瓷历史悠久，古陶瓷深受世人青睐，国内外倾其毕生精力搜集、珍藏、探索和潜心研究者不乏其人。近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研究和保护力度的加强，有关部门对一些历史名窑相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与整理，所掘精品迭出，弥补了古陶瓷鉴赏中历史资料之不足。一些古陶瓷研究与鉴赏中的难题，也随着第一手资料的获得，迎刃而解。不少文物专家、学者，毕其一生着力于一个窑口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江西美术出版社从需求和可能出发，策划出版《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以各窑系、窑口古瓷的鉴赏命题，约请各方专家著述，这对于系统介绍唐宋以来各名窑名瓷详情、弘扬传统文化，实为可贵。每部书稿资料翔实，论述周详，剖析精微，相形于时下众多泛泛而论的鉴赏之作，实为述而有纲，言而有物。垂注于古陶瓷的鉴赏者如能从一个窑系、窑口的研究出发，触类旁通，这也是古陶瓷鉴赏的一条门径。

《名窑名瓷名家鉴赏》丛书补史料之缺，应大众之需。编撰者已经辛劳数年，今观新篇，欣慰之至，志此数言，是为序。

耿宝昌

于北京

目 录

一 青白瓷的起源	(1)
(一) 莺镇如玉青白瓷	(1)
(二) 一元论乎？多元论乎？	(5)
二 景德镇的崛起与青白瓷的发展	(13)
(一) 得天独厚的自然要因	(13)
(二) 源远流长的制瓷历史	(16)
(三) “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以景德镇为中心 的青白瓷系的形成	(22)
(四) 宋代景德镇的政府管理机构	(30)
(五) 宋代景德镇的人口及其课税制度	(38)
三 青白瓷的鉴定基础知识	(43)
(一) 名品繁复的器类	(43)
(二) 丰富多彩的装饰纹样	(84)
(三) 灵活多变的装饰手法	(100)
四 青白瓷的烧造技术	(106)
(一) 瓷石原料的炼制	(107)
(二) 成型工艺与方法	(110)
(三) 窑炉的结构	(113)
(四) 窑具与装烧方法	(117)
五 景德镇青白瓷的国内市场与海外输出	(124)
(一) 景德镇青白瓷的国内市场	(125)
(二) 景德镇青白瓷的海外输出	(127)
六 青白瓷的鉴定与辨伪	(134)
(一) 青白瓷的鉴定	(134)
(二) 青白瓷的辨伪	(137)

彩色图版作品鉴赏说明	(145)
七 彩色图版	(153)

一 青白瓷的起源

(一) 莹缜如玉青白瓷

青白瓷是我国宋元时期生产的主要瓷器品种之一，它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高度发达的制瓷技术水平。在中国东南沿海和其他一些省区烧制青白瓷的众多窑址中，江西景德镇以其烧造优质且典型的青白瓷而冠绝群窑，并形成了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宋元“青白瓷窑系”，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重要地位。

所谓青白瓷，是指其釉色介于青白两者之间，青中泛白，白里显青，具有胎质细腻、体薄透光、釉面莹润、如冰似玉、滋润清雅、晶莹夺目等特点，它既不像白瓷那样素净、牙白瓷那样雅洁，也不像卵白瓷那样失透，更不像青瓷那样青翠欲滴。具有青白瓷胎釉上这些特征的，无疑是指那种质优而典型的青白瓷制品，而且主要应该是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瓷制品。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瓷之所以如此晶莹剔透、质优而典型，主要是基于下列原因：

第一，瓷石的质优，导致瓷胎致密洁白，半透明度良好，为同时期各窑产品所不能比拟；

第二，烧制工艺严谨，器壁薄腻规整，器型挺拔精巧，其利

坯技艺极其娴熟；

第三，瓷釉光泽度高，透明度好，釉下的刻花纹饰因线条的深浅不同而积聚厚薄不等的釉层，积釉浅处釉色青白，积釉深处呈色青绿。瓷釉因纹饰显得丰富，纹饰也因透明的微微流淌的瓷釉而更加清晰^①。

正因为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瓷胎薄釉净，色泽青白，质优工巧，让人一眼看去犹如青白玉，因而很受当时人赞叹和青睐。从现有保存的史籍记载来看，当时有的人就将其直接比喻为令人爱不释手的青白玉。

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状元、历官至权（暂代）吏部尚书的彭汝砺在《送许屯田》诗中说：“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洪迈《容斋随笔》卷4“浮梁瓷器”条）这诗中所讲“巧”者，是指景德镇烧造的瓷器造型玲珑剔透，细致精巧；所讲的“琼玖”，琼，指赤色玉；玖，指浅墨色玉，这里则是泛指景德镇烧造的瓷器釉色宛如玉一般。彭汝砺系饶州鄱阳人，而且曾在镇之湖田都建西涧草堂和长山都石门山住读过，他在《答赵温甫见谢茶欧韵》诗中云：“我昔曾涉昌江滨，故人指牛观陶钧。庞眉老匠矜捷手，为我百转雕与轮……”^②他不仅耳闻，而且亲身目睹景德镇制瓷业的全过程和情况，对北宋中、后期该镇烧制的精巧莹润的青白瓷更有真切的体验，他万分感叹和赞美并喻之为“琼、玖”决不是偶然的。此外，《诗·卫风·木瓜》：“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苏轼《醉道士石诗》也吟：“三年化为石，坚瘦敌琼玖。”显然，这些诗中所吟之琼、玖都是美玉的泛称，不应是具体指所谓的赤玉或墨玉等。

南宋·蒋祈《陶记》谓：“景德陶，昔三百余座。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处，皆有‘饶玉’之称。其视真定红磁，龙泉青秘，相竞奇矣。”说明南宋时期可以和“真定红磁”、“龙泉青秘”相齐名的景德镇青白瓷，在市场上都是以“饶玉”（饶州之玉）相称。

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醉花荫》中吟道：“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这里所讲“玉枕”当然不是指真正用“玉”料制成的枕，而应是“瓷枕”，这可从宋代墓葬中的出土物看出。在宋代墓葬中，至今尚极少发现有玉质的枕头，而较普遍的是瓷枕。当然，宋代南北各地烧制瓷质枕头的窑口较多，但南方地区烧造出来的瓷枕真正像玉的，除青瓷类似青玉外，真正有青白玉质效果的主要就应是景德镇的青白瓷了，所以，词人所吟“玉枕纱厨”的玉枕主要应是指景德镇烧制的色质如青白玉的青白瓷枕。

当然，也必须指出，在宋元青白瓷类中，由于各地烧瓷原材料等的不同，故烧造出的青白瓷的质量高低不一，其青白瓷的釉色也千差万别，较多的是色显浅黄。就是景德镇窑烧制的青白瓷，特别是在其早期，也有一些在焙烧过程中因温度的失控、氧化还原气氛掌握不当等诸多因素，而使产品呈现深浅不一的炒米黄色。这是我们在鉴定与鉴赏宋元青白瓷中必须予以特别注意的。

宋元时期，以景德镇为代表的这种独树一帜的青白釉瓷种，当时的人们就称呼为“青白瓷”，这在宋元一些文集中多有记述。如宋·吴自牧《梦粱录》“铺席”条载及临安（杭州）大街上，有：“住大树下桔园亭文籍书房，平津桥沿河布铺、黄草铺、温州漆器、青白磁器。”又，“诸色杂货”条有：“酒市急须马孟、屈卮、滓斗、筋瓶……食托、青白磁器、瓯、碗、碟、茶盏。”宋·耐得翁《都城纪胜》“铺席”条载“都城天街……有大小铺席，皆是广大百货，如平津桥沿河，布铺、扇铺、温州漆器铺、青白碗器铺之类”。宋·赵汝适作《诸蕃志》，较详细地记载了宋代中外交通及陶瓷对外贸易的情况，其中在“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等地“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又宋·蒋祈《陶记》中也写道：“若夫浙之东西，器尚黄黑，出于湖田之窑者也；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这里，蒋氏不仅将其称呼为

青白瓷，而且确指大江南北广大地域内崇尚的青白瓷产地当为景德镇。及至元代，“青白瓷”的称谓仍然继续沿用，航海家汪大渊在其所著《岛夷志略》中，专门列举用陶瓷器进行海外贸易的就达44处，其中名为“青白瓷”的计3处，如在“无枝拔”（今马六甲港口）条云：“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在“罗卫”（今曼谷湾西北一带）条谓：“贸易之货，用棋子、手巾、狗迹绢、五花烧珠、花银、青白碗、铁条之属。”在“班达里”（今属印度）条称：“贸易之货，用诸色缎、青白磁、铁器、五色烧珠之属。”

明代瓷业生产已步入高度发展时期，随着釉下彩和釉上彩瓷的长足发展，青花和青花釉里红瓷的遍布瓷苑，青白瓷则逐渐被甜白瓷和其他颜色釉瓷所取代，仅是偶尔有所烧造而已。但就是在明代初期，“青白瓷”的名字依然未改，如费信的《星槎胜览》中，“满刺加国”（约在今马六甲州）条谓：海外贸易时“货用青白瓷器、五色烧珠……之属”。

“青白瓷”的改名那是到清代以后的事。有的人因为青白瓷有胎薄釉润、透光见影的特点而改称呼为“影青瓷”，如刘子芬《竹园陶说》中说：“近年出土之器甚多，有一种碗、碟质薄而色白，微似定，市肆人呼为影青，以其釉色微带青色也。据言出自江西，为宋所制。”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也谓：“素瓷甚薄，雕花纹而映出青色者谓之影青。”许氏在同一书中又将影青瓷中因胎颇厚只能一面隐约可见其青色者称之为“隐青”，他说：“影青固甚薄之瓷也，乃有瓷质颇厚仅能一面影出青色雕花者，此则名为隐青。”还有的人因青白瓷胎质极薄，加以其釉色白中泛青，犹如罩上一层青色一样，故又称之为“罩青”，如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中谈到青白瓷时说：“宋定白而不莹，其莹者罩青也。”

总之，上述这些所谓“影青瓷”、“隐青瓷”、“映青瓷”和“罩青瓷”等都是清代以后青白瓷的别名，尤以“影青瓷”的叫法最

为流行。新中国建立以来，治陶瓷史者，见仁见智，有的称为青白瓷，有的叫为影青瓷，各持其说，莫衷一是。诚然，“影青”一词，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青白瓷的基本特色，但是，这种胎壁细薄、釉色素淡，也即瓷釉含青色而泛白，白中又显现青色的瓷种，取其介乎两者相兼的色调，称之为青白瓷，应该是比较贴切，也比较真实，加以这种新的瓷种在其出现之初就被称为青白瓷，此后，历经宋元迄明前后500余年，一直相沿未改，所以，近些年来，青白瓷一名更多地为陶瓷考古学家所采用，且已逐渐成为古陶瓷界对宋元这种新瓷种的专称^③。

(二) 一元论乎？多元论乎？

青白瓷这种独树一帜的瓷种，究竟起源于何时？是始烧于一地抑或多地同时始烧？即起源是一元论还是多元论？这是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较长时期以来，陶瓷考古界多认为“瓷器仿玉器始于宋代，以江西景德镇首先仿制成功”^④，青白瓷“北宋时创烧于景德镇”^⑤，“青白瓷是宋代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烧制成的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瓷器”^⑥，这就是说，青白瓷是仿青白玉质的效果而烧制成的，而且是景德镇窑工首先创造发明的，时代在北宋。但是，近10余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关古窑址的调查与发掘日趋增多，新的资料不断发现，人们的视野不断拓宽，使人感到有必要对原有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重新予以审视和研究。

中国瓷器发展到南北朝时期，从总体来看，全国各地烧制的瓷器仍以传统的青瓷为主，但到北朝的晚期，在北方地区开始创烧白瓷，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以青瓷为主导的发展方向，这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唐代，我国的瓷器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发展态势。北方地区，虽然有一些窑场依然烧造部分青瓷，但大量生产的主要还是白瓷，而且白瓷一时成为风尚，其中尤以邢窑白瓷“类银”、“如雪”而名噪一时；南方地区，虽然北方的白瓷给予了一定影响，但青瓷生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尤以浙江越窑为最高水平。

这种“南青北白”的发展态势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就在五代至北宋初年的50余年间，在大江南北的一些陶瓷窑场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制瓷匠师们，凭着他们的聪明智慧和丰富的陶瓷实践经验，开始孕育和创烧出一种介于青、白釉色之间的新型品种，即尔后宋元时期著名的青里泛白、白里显青的青白瓷。

根据新的考古资料推断，河南地区青白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五代。如在中牟县张庄村发现一处约30万平方米的制瓷场地，该窑创烧于唐代，中经五代、宋、金，直至元代才逐渐衰落。在五代至北宋早期地层中，就有青白瓷碗残片与青瓷碗片同出，两种釉色碗的造型特征都很相同，且都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只是胎、釉的选料配方有别，青瓷胎料偏灰，胎料较粗，并以青釉为着色剂，因含铁量较高，在还原焰气氛中烧成，则呈青色或豆青色；青白瓷的胎料较为细白，特别是釉的含铁量较低，同样在还原焰气氛中烧成，器表则形成一层透明玻璃质薄釉，色呈白色，但在素白色釉中往往泛出一种青色，只是这时的青白瓷多为素面，即或有装饰也很简单粗犷，这些都足以表明河南地区的青白瓷是在早期青瓷和白瓷工艺技术交汇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而且其创烧的时间可以上推到五代甚或更早一些^⑦。

至于安徽地区的考古新资料则更进一步证明，青白瓷的起源

并不仅限于某一地区、某一个窑场，该省区的繁昌窑同样早在五代就开始创烧青白瓷^⑤。繁昌窑位于安徽省的长江以南地区，是专门烧造青白瓷的窑场，它始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废烧于南宋。其窑址主要分布在繁昌城的南郊和西郊的丘陵山地一带，诸如柯家冲窑、新圹窑、半边街窑、西门窑和骆仲窑等，其中以柯家冲窑最大，面积约12万平方米，是繁昌窑的主要集中地，据近年对该窑址的科学发掘新资料，除发掘出较完整的北宋前期大型龙窑、作坊遗址及大批青白瓷器标本和窑具外，特别重要的是在龙窑旁的堆积下层发现的青白瓷标本普遍具有五代风格，证实其下层应为五代地层，某些同类的青白釉器物如卷唇小盏等曾出土于五代南唐二陵中。繁昌窑群中的另一个较早的窑口骆仲窑，据发掘资料，也是单一烧制青白瓷的窑场，其产品高岭土胎，质细洁白；釉色浅淡，为白中略显青色，釉层均匀，釉面光亮，釉厚或积釉处开冰裂纹，玻化程度较好；多为匣钵装烧，也有少量用垫柱装烧，底部大多使用泥条垫圈或泥支钉垫烧。其产品主要是碗、盘、盏、壶、盒等，以碗、盘数量最多，碗、盘的造型特征如葵口、莲瓣口、翻沿、撇沿、腹部出筋、内大平底、浅折腹盘、盏、短流壶等，都是五代时期的器物造型特点，也是皖南地区五代至北宋初期青瓷中一般最常见的器物，特别是葵口、莲瓣口、翻沿、内大平底、矮圈足以及少数刻划纹等青白瓷器物特征与歙县竦口窑、绩溪霞间窑、泾县琴溪窑的青瓷产品大体相同。此外，用匣钵和垫柱以及底用泥支钉或泥条垫圈的装烧方法都明显有着较早期的特点。因此我们说，繁昌窑尤其是其中的柯家冲窑下层和骆冲窑的早期青白瓷产品，应是在皖南地区青瓷窑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其釉色是吸收白釉而创烧出来的新瓷种，其产品部分曾作为南唐宫廷用瓷。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繁昌窑至少在五代时期就已经烧造青白瓷，是我国最早烧造青白瓷的窑场之一。

此外，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湖泗窑的发掘再次证明宋代青

白瓷并非景德镇一家独断”。“青山窑同时烧造青瓷、青白瓷和白瓷，及少量黑釉瓷……五代至北宋初，两窑产品多系精细中高档瓷器，主要是青白瓷器，其次为白瓷和一部分青瓷”。⑨

上述河南、安徽、湖北的考古新资料，表明青白瓷的起源并不是“北宋时创烧于景德镇”，而是早在五代时就有多处窑口开始烧制。那么，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究竟起源于何时？是不是如近年来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北宋初年由于受到其他的窑口特别是皖南繁昌窑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这是关系到五代时期景德镇地区的窑业情况及瓷业发展水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古代文献中，虽然尚不见有景德镇五代瓷业的记述，但根据景德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全面调查资料⑩，至今发现五代时期的窑址20余处，主要分布在南河两岸和今市区范围。南河两岸有湖田、杨梅亭、三宝蓬、黄泥头、铜锣山、盈田、月光山、南市街、石虎湾、湘湖、寿安、枫树山等；市区范围有落马桥、十八渡、公社庙、新厂（轻工部陶瓷研究所院内）、李家坳和董家坞等。市区诸窑因历年基本建设扰乱破坏较大，南河一带诸窑则以黄泥头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完整，窑业遗物堆积已有一定的范围和厚度，约厚1~2米左右，其地层堆积大体可分三个时期：第一层为北宋前半期堆积，第二层为北宋初期堆积，第三层即下层为五代时期堆积。

这些五代时的窑址，从至今已发现的遗物看，其产品主要以碗、盘、盏、壶等日用器皿为多，钵、盂、枕等产量很少，其造型特征与同时期的其他窑址的青瓷和白瓷器类大同小异。其胎釉大体可分为灰胎青瓷和白胎白瓷两大类，根据科技史学者对景德镇五代瓷窑遗址出土的青、白瓷标本进行测试的结果⑪，青釉瓷的灰胎是由于其胎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为2.19%以上，还有1.41%的氧化铁和1.21%二氧化锌，说明青瓷胎采用的是瓷石加含铁量较高的黏土制作的；青瓷釉料同样因三氧化二铁的含量较高，也

达1.43%以上，尚有0.56%的氧化铁，故在还原焰中烧成，釉色青中微黄，与越窑艾色极其相似。白釉瓷的胎料中含三氧化二铁只有0.77%，是用一种瓷石原料成型，而且这种瓷石是硅含量较高铁含量极低的所谓高硅低铁瓷石，用这种瓷石烧制的白瓷，胎质细腻致密，其烧成温度为1150℃~1200℃，气孔率仅为0.81%；白瓷釉料中三氧化二铁的含量极微，只有0.73%，氧化钙的含量为10.92%，是以石灰为熔剂的重石灰釉，再配选钾、钠含量相对较高、三氧化二铝含量低的瓷石制成，施用这种釉料而烧制的白瓷，半透明度更强，瓷化程度更高，釉色更纯正润泽，其白度达70°以上，几乎和现代瓷没有差别，故为五代时期全国同类窑场中质地最优产品。

也就在这些优质白瓷中，有的白瓷并不是那样质白如雪，而是其釉色白里泛青，有学者称之为“与影青近似的精美白瓷”^⑩。有的学者用30倍显微镜观察它的发泡率，发现“与北宋中晚期较为成熟的青白釉质是一脉相承，如同出一辙”^⑪。故此，我们认为，景德镇的这种所谓白瓷实际上就是早期青白瓷。这里可介绍几件完整的器类以证之：

例一，青白釉小足碗，白虎湾窑址出土。圆口，斜壁，圈足边宽，足径较小。胎质洁白，釉白中泛青，色泽晶莹，小开片。圈足边沿与内底均有支钉痕，说明该器是采用支钉叠烧法烧成。口径13.4厘米，足径4.5厘米，高4.0厘米（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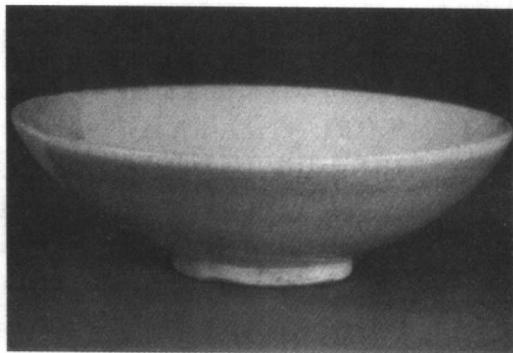


图1 青白釉小足碗

例二，青白釉盏，1979年开辟广场北路时在工人新村窑址出土。葵口，弧壁，内平底，腹外壁为瓣形，圈足，圈足外直且内壁外斜而显得足壁偏窄。胎白，釉白里显青，无开片，有积釉现象，积釉处更泛青色。器内满釉无损，只圈足边沿有5个支钉痕，外壁口沿有匣钵黏渣，说明这件青白瓷已不是支钉叠烧，而是使用了单件支钉仰烧。口径10.3厘米，足径4.3厘米，高3.3厘米（见彩图1）。

例三，青白釉盘，丰湾大坞口窑址出土。瓣口，弧壁，内大平底，外壁也为瓣形，矮宽圈足，底厚。胎洁白致密，釉白中微泛青色，釉微流淌，形成“泪痕”，无纹片。内底无支钉痕，圈足边沿倒有钉痕，当也应是采用单件匣钵仰烧所致。口径13.6厘米，足径6.7厘米，高3.4厘米（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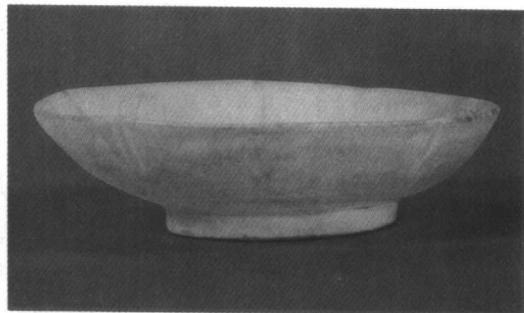


图2 青白釉盘

显然，从上述三件青白釉盘、盏的造型诸特征看，都是景德镇五代窑址中出土青瓷和白瓷的常见器类，惟其釉色白中显青，近似尔后宋代的青白瓷。尽管这种早期青白瓷在景德镇五代窑址中出土总量不是很多，至今也没有发现像皖南繁昌窑那样有专门烧造青白瓷的窑址，但它的出现已确凿无疑地证明，五代时期的景德镇也已开始创烧出早期青白瓷，这种早期青白瓷，如同在河南、安徽和湖北地区一样，也是在景德镇窑自身烧造青瓷和白瓷基础上，特别是在釉色上汲取优质白瓷的经验而孕育创烧出来的新品种。

至于青白瓷的创烧是否一定是刻意仿照青白玉器的问题，似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主张青白瓷的出现是刻意仿照青白玉器的论据是：宋代某些瓷窑曾经在质感、装饰特征等方面模仿其他工艺品，如漆器、金银、丝织品；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中发现的一件元代青白瓷碗上刻有“玉出昆山”四字；李清照的《醉花阴》一词中称赞青白瓷枕为“玉枕”，等等，从而得出青白瓷仿青白玉器的结论。

但是，宋瓷模仿过其他工艺品并不意味着景德镇的窑工一定要模仿青白玉器；而元代青白瓷碗上的“玉出昆山”四字和李清照词中的“玉枕”一词，和前面所引彭汝励、蒋祈称景德镇瓷器为“琼玖”、“饶玉”一样，都是对宋、元典型青白瓷的赞美之词，不足为据。因此，在没有发现确凿的证据之前，似不能认为青白瓷是仿照青白玉器而烧造的。难以想像在烧造技术还比较落后的五代和北宋初期的景德镇陶工不去想法子改进制瓷技术，而会去有意识模仿青白玉器。我们认为，青白瓷的出现经历了一个由偶然到必然、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前述景德镇等地五代时所创烧的早期青白瓷来看，其具体产生的过程，大概是由于釉面烧结黏度小而易于流淌的缘故，结果釉薄处泛白，积釉处则呈水绿色，这种介于青釉与白釉之间的青白釉色，近似当时社会生活中广为人们喜爱的青白玉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比之类银、类雪的白瓷更有韵味。因而它一经烧成，即吸引了景德镇窑工的极大关注和特别兴趣，也就在这种青白釉色的启发下，他们就有意识地加以模仿，并不断总结经验，尤其在材质方面尽力设法追求那种青白玉的效果，使青白瓷的烧造技术急速成熟和提高，从而扬弃青瓷和白瓷，改为专烧青白瓷，到北宋时已超过全国其他地区，成为全国青白瓷系的代表和中心。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唐、五代时期，景德镇的制瓷业并不